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四回 巧立水軍聯舟作陣 議破戰艦用火為工

話說王元帥的大兵在樵舍對岸立下大營之後，便聚集眾將商議道：“逆賊集岸為營，我軍隔湖相對，當何法破之？”徐鳴皋道：“在未將愚見，非水戰不行。若水戰，勢必渡舟而過，不然，若大的湖面怎麼飛越過湖？”王守仁道：“將軍之言雖善，奈急切那裏去覓得這許多渡船？”徐鳴皋道：“未將亦正慮及此，只好再作計議便了。”當下退出。大兵就屯扎此處以待，王守仁尋思良策。

再說宸濠自打發錢龍、趙虎二人去後，這日探報王守仁大軍已于對岸立下營寨，不日便要渡舟而來。宸濠聞報，便聚眾議道：“王守仁既親統大兵，于對岸已立下營，不日即要渡舟而來。當以何策抵敵，方可立于不敗之地？”只見李自然獻計道：“某有一計，是非水師不足抵禦敵軍。但水師固非船不行，尤在平時，各兵卒操練純熟，不畏風濤波浪，方可對戰。我軍于水軍素來習練，何能使其乘舟？今有一法，可使三軍在洪濤巨浪之中，如履平地，雖王守仁親統大軍渡過湖來，亦不患其不勝。”宸濠道：“先生之言，甚合孤意。但不知好用何法，可使三軍不畏風濤？”李自然道：“昔龐士元以連環計獻曹操，孟德雖為周郎赤壁之敗，其咎實在孟德自己不勝，並不能怪龐統所獻之計非善。而且彼時又在冬令，非東南風不能用以火攻，後來為孔明借風，致有赤壁之敗。

今某擬仿照龐統連環之法，聯舟為方陣。三軍固無風波之可畏，就便王守仁大兵南渡，也不患不能抵敵。”宸濠道：“善則善矣，若王守仁也效周瑜破曹之計，用火攻之，那時不又居大敗之地麼？”李自然道：“刁賊之言差矣！現值秋令，西北風居多。我軍現居西北，敵軍現駐東南，如遇東南風，我軍方纔可慮；若是西北風，而敵軍縱火，是自己延燒耳！王守仁斷不為此。且現在也絕無再有個諸葛亮，可以借三日三夜東南風。況乎王守仁就便計及到此，急切又從那裏得許多船隻，可以裝載引火之物？此事萬萬不必慮得的。”宸濠聽了此話，也頗以為然，因道：“先生既如此說，但不知須船幾何？”李自然道：“某早為兀歲預備下了。”宸濠大喜，因道：“就煩先生為孤一聯方陣，可乎？”李自然道：“某敢不遵命！”說罷，即起身而去。

原來李自然當宸濠屯樵舍之時，他即早慮到此，是凡沿湖一帶船隻，早已為他僱下，共計六百餘只。現在奉了宸濠之命，便去將各船招集湖中，大小配搭，用鐵索連環起來。十只一排，共計六十四排，上用木板鋪蓋，聯為方陣。卻按著六十四卦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。船上遍插五色旗幡，中央插著黃旗，以宸濠為水軍統領，居于中央。東方青旗，南方紅旗，西方白旗，北方黑旗。以東方為前軍，卻使雷大春為管帶；南方為後軍，以吉文龍為管帶；西方為左軍，以周世熊為管帶；北方為右軍，以呆雲豹為管帶。

俱各調護，便去宸濠帳中覆命，即請宸濠上船觀陣。

宸濠大喜，當即隨同李自然出了大帳，走到岸邊。只見湖心裏的水師，排得如同方城一般，五色旗幡，飄搖蔽日，甚是好看。宸濠極口贊道：“非先生高才，不能計及到此。有此方陣，雖王守仁統帶百萬雄兵前來，孤亦無憂矣！”說罷，狂笑不止。當下便下了馬，與李自然同上了船，就中軍坐了片刻，又往各處看視一回，真個是如履平地。

當下便傳出令來，命次日晨初，先行操演。眾水軍得令，預備而去。宸濠又與李自然仍回早寨。

次日天明，即到了水寨，仍就中軍坐定。一聲令下，起鼓三通，只見左、右、前、後各軍護擁著中軍，各按隊伍分門而出。是日，正是西北風大作，各船拽起風帆，沖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三軍在船中各踴躍施勇，刺槍施刀，前後左右，各軍旗幡不雜。宸濠立于中軍，觀看操練，心下十分喜悅，以為不但可以自保，而且操必勝之權。各軍操演了一會，宸濠命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宸濠又謂眾將曰：“若非天命助我，安得李軍師如此妙計！鐵索連舟，果然涉險風濤，如履平地。”眾將亦深自佩服。

是日，宸濠仍回早寨而去。到了早寨，升帳已畢，又聚將而言曰：“水軍得軍師妙計，固已萬無一失。但是陸軍雖然即岸為營，仍宜格外小心為要。”鄴天慶道：“未將當率領各將，認真操練，以期共成勁旅。”宸濠道：“操練固屬用兵最要之事，孤看每營尚欠布置。孤意擬每營埋伏弓弩手二百名，計共二十四營。可挑選五兀精銳，專充此事，以便敵人前來沖陷早寨，有此弓弩手抵禦，任他雄兵百萬，也不能沖進營門裏。可再多設播木炮石，加意預備，不患敵人飛渡而來。”鄴天慶答應而去。

此時，卻早有細作報入王守仁大營而去。王守仁當即升帳，聚眾議道：“宸濠現在又聯舟為方陣，準備以御我軍。但是我軍駐扎此地，不能曠日持久，且賊軍亦斷不容我久扎此地。我不攻他營寨，他也要前來進攻。賊軍固能聯舟為陣，我軍亦可如此辦法，以便渡江而去與他對敵。所慮船隻毫無，不必說聯舟為陣，就便欲要渡河，亦不可得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徐鳴皋道：“便是未將亦早慮及此。欲渡江進戰，非船不行。不知這逆賊許多船隻，是從何處得來的？”王守仁道：“光景是他預先僱下，專為此事的。”大家正在憂慮，忽見營兵進來報道：“吉安府伍大老爺由南帳來了。”王守仁一聞伍定謀前來，當即請入大帳。

伍定謀行禮已畢，即問王守仁曰：“元帥亦見逆賊結舟為陣乎？”王守仁道：“便是本帥正慮及此。因此間無船可僱，不能渡軍而北，如何是好？”伍定謀道：“逆賊今聯舟為陣，有此一舉，逆賊死期將至了。”王守仁驚道：“貴府何出此言？某正以此為可慮，貴府反說他死期將至，吾甚不解謂何。”伍定謀道：“元帥所慮者又何謂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慮他這方陣不易破耳！”伍定謀道：“元帥以為可慮，卑府卻以為可喜。願與元帥言之，即知逆賊不久將死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便請一言，某當聞命。”伍定謀道：“元帥豈不聞赤壁鏖兵之事乎？時雖不同，而事則一律，豈非該賊之自甘就死麼！”王守仁道：“貴府之言雖是，但某有謂不然者。赤壁鏖兵，幸有東風之力。今正逢秋令，西北風當時，逆賊現居上游，正當西北，我若縱火燒之，是自己延燒也。赤壁一役，何可效法？”伍定謀道：“元帥所謀，未始非是，但卑府已慮之熟矣。若由下游潛渡上游，繞伏賊後縱火，賊又何能躲避乎？此事不勞元帥費心，卑府已預募得輕舟百艘，為縱火計矣。來日當潛使六十艘來，為元帥調度人馬；其餘四十艘，卑府為自用。現在縱火之料，仍未備全，一俟齊備，卑府當于前三日使舟前來，並約元帥屆期行事。卑府現在仍須馳回南帶，調度一切，故急急前來為元帥送信。請元帥不必過慮，但傳令各軍，屆期預備接戰破賊便了。”

王守仁聽了這番話，真是大喜，當下讓道：“某雖身居統帥，其才智愧不如君，真個慚愧。”伍定謀也要謙道：“卑府不過一得之見，或者僥倖成功，何敢自居才智？總之均為國家公事，義不容辭。元帥又何必如此謙讓，使卑府立身不安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某非過謙，其實慚愧。”伍定謀又道：“卑府就此告辭。一經預備齊全，即遣舟前來，以便元帥督兵西渡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某當聽候貴府來信，便即督兵西渡可矣。”伍定謀告辭而去，王守仁相送一回，復又誇贊了一會，這纔飭令眾將告退。不知何日渡江去破方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